



楊 朔 著

月 黑 夜

月 黑 夜

楊 朔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四 年 · 北 京

月 黑 夜

著 者 楊 朔

出 版 者 作 家 出 版 社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印 刷 者 北 京 市 印 刷 一 廠

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書號(110) 本書字數32000 印刷00011—25010

31''×43'' 1/32 印張4 $\frac{5}{8}$ 定價4,300元

本書出版說明

本書原收小說七篇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曾由三聯書店印行，現在經過作者修改，並另加入「春子姑娘」一篇，由本社重排出版。

作家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四年九月。

目次

大旗	一
霜夜	三
麥子黃時	四
月黑夜	七
風暴	七
家鄉	九
模範班	一〇
春子姑娘	一〇
後語	一四

大旗

這是一九三八年冀東人民抗日鬥爭的一個側影。鬥爭從七月八號起，到十月間才稍稍平息。全冀東二十二縣，除了昌平、臨榆，沒有一處不曾捲起暴動。參加的人數約計十幾萬。當時的領袖是李運昌，後來他在抗日期間一直是堅持冀東游擊戰的司令員。

一九三八年四月，清明節前後。

北寧路上，一列客車從天津開來，離灤縣不遠時，停在一個小站裏上水。站台十分冷清，只見一個商人模樣的旅客，從三等車走下來，右肩扛着個被捲，左手提着個藍布包袱，蹣蹣跚跚地朝站外走去。他是個矮胖子，黝黑的圓臉泛着油光，兩隻小眼閃射着針尖似的光芒。

路警攔住他問：『包裹什麼東西？打開來看看！』

旅客趕緊放下行李，撩起青線呢長袍，蹲下身，忙忙地解開包袱，滿臉陪着笑說：

『看吧，看吧，不過是些不值錢的湖筆，剛從天津販來，打算到這一帶小學堂做做生意。』

路警彎下腰，伸手把一封一封的筆翻了翻，又吩咐旅客打開行李捲，草草地看過一遍，這才把手一揮，昂着頭走去。筆販子耐着心性，重新把行李收拾停當，斜瞟了路警一眼，迎着一陣風沙走出車站。

風從東南吹來，漫野浮蕩着青草的氣味，還夾雜着肥料的氣息。幾天前落過一場好雨，泥土又鬆又軟，正是耩穀子的時候。糞早送過了，一簇一簇地堆在田裏，可是奇怪，到處竟不見一個犁地的農夫。莊稼人向來最怕誤了節期，於今放着地不種，却集合一起，拖成長長的一條線，離車站約摸半里路，忙忙碌碌地鬧什麼呢？筆販子一邊尋思，一邊順着道路朝前走去，近了，才看清楚大羣的農民正在修築一條公路。他們的氣色都很陰沉，不大作聲，只是機械地忙着鏟土，把路基墊高。公路貫穿過肥沃的田野，佔去大片的麥地。麥苗已經長到七八寸高，顏色變成碧綠，每一鐵鍬鏟下去，便被翻掘起來，連泥帶土拋上路基。

筆販子走攏近一堆人，覺得累了，把行李擱到地頭上，坐到被捲上去，想要歇歇腳。離他不遠，一個莊稼人坐着抽烟，臀底下墊着自己的鞋，身旁插着一張鍬。這個人看上去將近四十來歲，前額橫刻着幾道很深的皺紋，眼眉和鬍鬚又粗又黑，像是刷子，鼻孔的黑毛特別長，筆尖似的伸到外邊。他用兩手抱着膝蓋，嘴裏含着烟袋，眼睛直瞪瞪地

望着地面，神色十分呆滯，彷彿和誰嘔氣。

一個塌鼻頭的漢子掘着掘着土就停下手，對他勸道：『快來做活吧，殷老大，別儘自發呆，叫監工的看見，又是一頓打罵！』

殷老大嘆了口怨氣，却不動彈，也不說話。筆販子從旁邊睷得明白，便從腰裏掏出一支香烟，湊到殷老大身前，躬着腰說：『借光，老鄉，讓我點個火。』

那筆販子把紙烟對到莊稼人的烟袋鍋上，吸着了，撩起大襟蹲在旁邊，拉起話來：『今年的年景不壞吧？舊年冬天缺雪，這一春雨水不斷，麥子長的還滿旺盛。不過這是誰家的地，糟踢這樣子，叫人看見都心痛！』

殷老大的聲音帶點抖顫，不覺接嘴嘆道：『眼前這三畝地都是我的，祖上辛辛苦苦，留下幾畝命根子，日本人說聲修路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硬給佔去，口頭雖說給地價，還不是騙人的話！麥子算完蛋了。再有幾畝穀子，到如今還沒耩下種籽，你看這日子怎麼過？』

筆販子很快地瞋了幾瞋眼說：『噯呀，穀雨都快過了，再不耩地，不就晚啦？』

殷老大聳起兩道眉毛，恨恨地答道：『誰說不是晚啦！眼前這些人，哪個心裏不急得像一團火？日本人可不管那一套，只顧修路，凡是村裏能動的人都趕出來，從早到黑，

累的要死，一個大錢也不給……』

他驀然停住嘴，不安的乾咳幾聲，敲淨烟鍋的灰，把烟袋插到脖子後，又忙着從臀下抽出鞋來，往腳上穿。筆販子一抬眼，望見遠遠走來一個監工的日本人，腳上穿着馬靴，兩手反背在身後，橫拿着一根木棍。一個莊稼人做得稍微慢點，監工的便跨上前去，大聲地吆喝，又舉起短棍，做出要打的手勢。殷老大穿上鞋，急忙站起身，拿着鐵鍬走入修路的人羣中，動手挖起泥來。沿着這條未完成的公路，隨着無數鐵鍬的揮動，多少莊稼破壞成爛泥，多少田地改變了原來的形態——這是一片被蹂躪的土地。

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殷老大，一顆心也被蹂躪得遍是創傷，差不多碎了。從他記事那一天起，向來就沒度過好日子。他是個很守本分的莊稼人，父親死得早，母親把他拉大，十四歲那年就給他討了個將近二十歲的女人，指望家裏添人口，添份力氣，可以支撐莊稼營生。女人結實得像頭驢子，過不幾年，替他生了個孩子，名字叫犂頭。這時殷老大長成個強壯的小伙子，一年到頭，埋着頭做活，只想守家在業，把莊稼日子扶植起來。可是直奉戰爭爆發了。他的家離鐵路三二里路，兵荒馬亂的，捲進漩渦當中。他領着母親和家小，跟隨村裏人逃荒，不幸半路上遇到大隊的敗兵，一家衝散了。他揹着犂

頭，好不容易才尋到母親，女人却失落得不見踪影。有人說看見她叫敗兵擄去，又有人說看見她披散着頭髮，朝一個方向跑去。總之，以後根本聽不到她的消息，多半死了。殷老大變得十分陰沉，整天緊閉着嘴，有時喝點酒，醉了，便指着天罵道：

『老天爺不睜眼，怎麼專和窮人做死對頭！』

他的心情像是連陰的天氣，多年以來，總不見開朗的日子。犂頭漸漸地長大，殷老大把希望全寄托在兒子身上，盼望賺幾個錢，給兒子娶房媳婦，可以傳宗接代，將來自己死了，也可以有兒孫替他祭掃墳墓。他母親有時勸他再討個女人，他却一口回絕道：

『討個老婆就得花幾百，咱們哪來的錢？再說，犂頭這麼大了，我不願意給他弄個後娘，叫他埋怨我一輩子。』

殷老大的願望却不容易實現。一天，村裏傳說日本人佔領東三省了。殷老大以為東三省在山海關外，距離他家很遠，不礙他的事，所以漠不關心。又一天，傳說長城邊爆發戰事了，他才有些慌張，心裏記起舊日的創傷，生怕戰事再蔓延到灤縣。

戰事不久便停止，他似乎用不着慌張了。可是，一件夢想不到的事突然發生了。

村長走來對他說道：『老大，世界變了，你知道麼？聽說中國和日本定了什麼協定，把咱們冀東劃成停戰區，不准駐兵；又有個叫殷汝耕的人出面成立自治政府，楞逼着每

村出槍練自衛軍，辦聯莊會，還得先派兩個人到城裏保安隊受訓，以後好回來教本村人。犂頭年輕力壯，正好算一個，村裏打算派他到城裏去受訓。」

般老大的前額彷彿挨了一棒，腦殼似乎炸裂，失去思想的能力。他只有犂頭一個兒子，奪去犂頭，就等於奪去他的命根子。他百般地哀求，但是沒用。村長在村裏便是小皇帝，誰敢違拗他的話？般老大的生活陷入更深的泥坑，他眼前的世界的確變了。捐稅越發加重，壓得他直不起腰，骨髓差不多都被壓榨出來。日本浪人如同些蠹蟲，帶着白面和鴉片，到村裏開設起『洋行』，把樸素的農村弄靡爛了。這以後，情勢轉變得更快；冀察政委會彷彿昨天才成立，永定河上又起了戰事，冀東便像一張荷葉餅，團團圖圖地吞進日本劍子手的嘴裏。般老大感到絕望，尋思再沒有翻身的日子，只好等死。

犂頭的行事更加使他憂愁。最初，般老大以爲兒子當了保安隊，早晚必定叫槍子打死，不會活着回家。但經過一個時期的訓練，犂頭居然回來了，不過不再是原來的犂頭，却沾染着一身壞習氣。他的頭上留起頭髮，學會抽紙烟，還時常斜着門眼，含着香烟，對女人調調情。犂頭本來就楞頭楞腦的，帶點傻氣，於今簡直變成流氓。這還不要緊，最叫般老大痛心的是兒子竟受了日本浪人的勾引，常往白面館跑，沒錢抽時，便從家裏偷東西變賣。聯莊會看犂頭太不務正，把他開除，他却瞪着一對門眼，臉紅脖子粗地罵

道：

『王八蛋操的，不用和老子爲難，等我告訴日本人，叫你們知道個厲害！』
殷老大氣得抓起一條長板凳，趕上去罵：

『小兔崽子，老殷家缺了幾輩子德，養出你這個東西！你張口日本人，閉口日本人，都是日本人把你毒害壞了，到死也不知道反悔，等我打死你再講！』

犂頭却扮了個鬼臉，撇開腿朝白面館跑去。

就在殷老大遇見筆販子那天，雀迷眼的時候，修路的農民才散工。殷老大懷着一顆沉重的心，走向家去，天色已經蒼黑。犂頭的奶奶張着兩手，嘴裏喊着嘸——啞，啞——正在院裏趕一羣雞進窠。一隻小公雞很調皮，怎麼也不肯聽話，幾次來到窠口，側着小頭望望老奶奶，拍拍翅膀又跑到一邊去，累得老奶奶轉來轉去地趕，嘴裏嘟嘟囔囔抱怨道：

『小死物件，我看你往哪跑？我看你往哪跑？……唉，唉，我六十多歲的人啦，看也看不見，聽也聽不見，老天爺不睜眼，叫我怎麼過！』

她的聲音像哭，又像嘆息。每逢她遇到一點不如意事，便要觸動傷心，自言自語地

抱怨天，抱怨人，抱怨自己的命苦。殷老大把鉢倚到牆上，沉着臉走到灶邊，揭開鍋蓋，鍋裏冒起一陣熱騰騰的蒸氣。他盛了一大碗熬得稀爛的白薯稀飯，坐到門坎上，左手托着碗，右手便用筷子往嘴裏嚙嚙地扒飯，眼睛望着碗，一聲也不響。

犂頭的奶奶關好雞窠，重新結了結包頭的手巾，又搖擺着兩手走到牲口欄旁，解開繮繩，牽出那頭白眼圈白鼻子的小黑驢。小毛驢蹙起鼻頭，在地上聞了一陣，然後跪下前腿，後身隨着也臥下，快活地打起滾來。什麼地方有驢叫，小黑驢陡然臥起身子，舒長脖子，聲音一伸一縮地也大叫起來。老太婆使勁地扯了幾下繮繩抱怨道：

『叫什麼？說你也不肯聽，說你也不肯聽！唉，唉，誰都惹我生氣！幾時我兩眼一閉，心裏才乾淨。』

月色很好，陰曆大約是十二三。全村籠着一層蒼蒼茫茫的烟霧，春天的黃昏顯得又深沉，又寂靜。殷老大觸動心事，抬起臉問：『犂頭呢？』

奶奶用嘆息的聲音說：『先你一脚就回來啦，又躺在炕頭上嘔氣……唉，這些孽種！』

殷老大把頭轉向屋子，高聲說道：『起來，吃完飯跟我到地裏去！大月亮地，正好耩穀子。』又對自己說：『白天得修路，地又不能荒了，眼睜睜等着餓死！只好賣命，

帶着月亮做吧，活一天是一天！」

裏屋炕頭上冒出幾句惱人的話：『我病啦，不能動。』

般老大的臉色立刻變得通紅，伸長脖子罵道：『你裝的什麼病！成天價不幹人事，臨到做活就裝病，裝死也不行！』

只有奶奶心裏明白，犂頭不是裝病，確實是鬧不自在。今天傍晚散工回家，犂頭渾身打着冷顫，好像發瘧子，一進門便問奶奶要錢，不給，立刻蹶起嘴，亂摔東西，還四處亂翻，想尋點值錢的物件變賣。可是奶奶陪嫁時的一點銅首飾早被盜光，箱籠裏只剩下些破破爛爛的補釘衣裳，散發着霉氣。奶奶用哭似的聲音咒罵，犂頭却橫着眉毛，全不理睬。只在爹爹眼前，他才略略有些懼怕。奶奶從小撫養他，寵着他，於今長大，他把奶奶氣得掉淚，恨他不叫雷打死。但在般老大前，奶奶又常常替他遮掩，怕般老大教訓他。她常對鄰家的婆婆奶奶們說，自己的孫子原來很憨厚，都怪日本人心毒，故意開些白面館，花會局，年輕人不懂事，把持不定，怎麼會不上鉤，不被拖下陷井呢？

老太婆牽着毛驢飲過水，重新把牠拴在牲口欄裏，嘴裏唸唸叨叨地走進屋子，點亮一盞小煤油燈。她害着很重的沙眼，乍一見亮光，急忙把手搭上海眉，又紅又爛的眼睛眯成細縫，又自怨自艾起來：

『唉，唉，老不死的罪過，吃也吃不動，做也做不得，眼痛的也不行！』

犁頭本來臉朝外躺着，一賭氣轉向裏邊，全身仍然不停地抖，還連連地打着噴嚏。老太婆不耐煩地悄聲說：

『起來吧，不知哪世的冤家，你爸不是叫你？他這些天正沒好氣，看他揍你！』

犁頭倒發起脾氣，抖擻着嗓音喊：『揍就揍，我偏不動！』

只聽見般老大把飯碗往鍋台上使力一頓，罵着從外間闖進來，粗黑的頭髮直豎豎地站着，像是豬鬃：

『小雞種，你害的什麼病？明明是犯了白面癰，還來騙我！要死給我滾出去，別死在家裏，費我一張蘆蓆！』

一邊就握住犁頭의 脖子，像拉小雞似的把兒子扯下炕來。犁頭的臉色鐵青，不自主地打着噴嚏，眼淚鼻涕全流出來，兩手哆嗦着抱住頭，朝外便跑，可是後脊梁上早挨了一拳。犁頭的兩條腿絞扭着，跌跌撞撞地奔到院外，嘶啞着聲音恨恨地叫：

『等着吧，不用逼我，早晚有你們反悔的日子！』

般老大把兒子追出大門，飯也不想再吃，氣虎虎地坐到炕沿上，神色顯得十分沮喪；尋思自己活了大半輩子，整天像是欄裏那頭黑驢，勞累得腰酸背痛，過的可總是苦日子，

還得受官家的勒索，軍隊的糟蹋，於今更落到日本人手裏，弄得家業破落，兒子又不成器……想到這，他的脖子似乎被人掐住，心頭悶得要死，透不過半口氣來。

但一轉念，殷老大想到那幾畝荒蕪的穀子地，再聽到犁頭的奶奶在灶下哭似的抱怨老天，便蹙起眉頭，無可奈何地喘了口粗氣，帶上種籽，牽出驢，把繩盤到驢脖子上，然後扛起犁，吆喝一聲，趕着牲口往地裏去了。

春天夜短，月光早移到向西一帶人家的牆頭上，冷清清的，像是落着滿地的霜。莊戶人家吃完夜飯，這該是睡覺的時候。如今可不同了。沿街可以看見許多農婦忙着推磨。篩籮的聲音，吆唬驢子的聲音，朦朦朧朧地好像睡夢裏傳來的動靜。

快到五月端午，麥子長得齊到人的大腿深，從根到梢變成黃色，不久該收割了。一春雨水很厚，農夫們只苦的是勞役太繁，不能及時上糞鋤草；人手缺的就根本照顧不到莊稼，地裏的青草一尺多高，莊稼反倒像害肺癆的孩子，又瘦又矮，長不起來。殷老大的麥子就更無望了。大路已經修好，攔腰斬斷他的田地，所剩的邊邊角角，最多能打一升半斗糧食。幸喜穀子很肥，還有點指望。那些天，殷老大白天修路，早晚抽空到地裏做活，幾畝穀子才算沒荒。他一家人的性命全寄托在這幾畝地上，但願鬼子別再霸佔去，

便不愁餓死。殷老大最有個硬勁，外表不聲不響，似乎滿容易欺負，心裏可有主意，向來不肯叫饒。熟悉他的人說他是棉裏針，其實，他這根針不刺人，只刺自己。不管生活怎樣絕望，針尖大的事也能激起他模模糊糊的希望，從絕望中拖他出來。這些年，他不斷地遇到挫折，不斷地掙扎，心裏常常叨念那兩句俗語：『熬得苦中苦，方爲人上人！』犂頭却是個敗家子，地裏活不做，總避着不見爸爸的面，四處鬼混；奇怪的是他居然很有神通，手邊儘管窮，隨時可有白面抽。

端午的頭一天，殷老大收拾一口袋年前自種的黃菸葉子，趕着毛驢到附近一個鎮店去趕集。他剛在街旁擺出貨色，一個警防隊便來刁難他，罵他不該把驢子拴在集市中。心。殷老大陪着苦笑，送給警防隊七八片菸葉，才打發那傢伙走開，免得攪擾生意。傍晚，他賣完菸，買了三個黃米粽子，預備點綴點綴明天的節期。天怪熱的，塵土又大，趕到家時，他的小褂差不多叫汗濕透，渾身都是風塵的顏色。雖然趕着驢，殷老大却捨不得騎，怕壓累了牠；又怕費鞋，一路都用手提着鞋後跟，赤着腳走回來，這也給他一種舒服滋味。

殷老大把粽子掛到門栓上，脫光膀子，露出一身紫紅色的肉，才又走出房來，看見小毛驢站在大毒日頭底下，蹣起一隻後蹄，垂着頭，眯着眼，靜靜地在打瞌睡。他走上